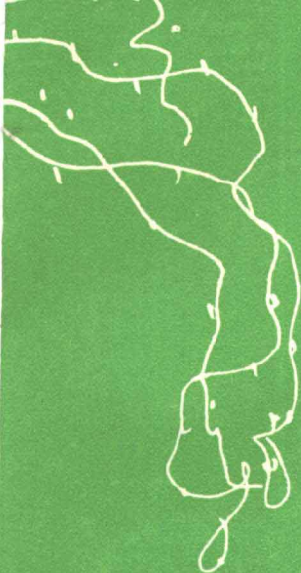


川剧艺闻录

CHUANJU YI WEN LU

胡度著

5.71
8



川剧艺闻录

胡 度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乐秀镐
尾 花：沈金尤
 乐秀镐

川 剧 艺 闻 录

胡 度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375 插页 4 字数 60,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8078·3527 定价：0.61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作者耳闻目睹的生动事实，记述了川剧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康芷林、周慕莲、谭芸仙、琼莲芳、刘成基五位名家的艺术生活、演剧见解、创艺心得和道德风范。文笔流畅，意趣相映，言情寓理，见艺见人。

目 次

师表嘉风·····	(1)
三入师门·····	(27)
功夫在戏外 ·····	(48)
数帆楼上说《打神》 ·····	(64)
剧艺之道·····	(78)
猴婆外传·····	(86)
化作春泥更护花 ·····	(103)
艺术实践者的足迹·····	(125)

师表嘉风

一顶小帽斗风雪

川剧界不少老艺人，谈到被尊称为“戏圣”的康芷林^①，常常缅怀起一件事：“他头上的那顶小帽，戴了三十年！”

这是一顶什么样的小帽呢？说起来的印象是：绛黄色，土粗呢，短遮檐，外搭护耳。它成了

① 康芷林(1870—1930)，四川邛崃人，擅演文武小生，知音乐，能绘画，是久负盛名的川剧一代宗师，对川剧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他待人以德，名符众望，生活简朴，情操高尚。川剧界尊称他为“康圣人”，又称“戏圣”。本文是我在1964年以前撰写的《康芷林评传》的一部分，由于十年内乱，只剩下片断残稿，目前尚无条件重写。文中一、二、四节，曾以《康芷林艺闻三则》为题，发表于1963年4月号《四川文学》，这次联缀成篇时，作了订正和补充。谨以此文纪念康芷林诞生一百一十周年。

康芷林一个很打眼的标记。

还有一个标记，就是康芷林身上穿的那件灰布长衫，其实是蓝布做成的，年陈日久，洗得脱了色，领口全破了，只剩下半寸多高的毛边边。

长衫，是康芷林自己添置的。那顶小帽呢？却有这么一段来历——

一八八〇年，康芷林才十岁，在成都进了老“庆华班”（一七二四年创立），拜师彭元子（又名彭谦，著名青衫），习文武小生，并得“明珠班”小生傅莱生和“宾乐班”小生何心田的指导。他尊师重道，好学善悟，唱做俱佳，成名颇早。出师临走的那天晚上，彭元子邀他到家中吃饭，煮了十个鸡蛋，割了三斤猪肉，还特意买来一只野鸭子——这是康芷林最爱吃的。师傅的殷情盛意，康芷林很受感动，但他观察到师傅的脸色不好，一味吃闷酒，似有心事在怀，不便多问。吃罢饭，他准备辞行了：“师傅，常言道得好：为人须重德，受艺不忘师。我出师之后，定不忘师傅的恩德，终生相报。”

“二蛮子！”彭元子喊着他的小名儿说，“你的德性，我是信赖得过的。我教了你这个徒弟，

对得起梨园先辈对我的栽培。但世道险恶啊，吃这碗戏饭，不容易呀！官绅富贾们骂我们‘戏子死了骨头硬’，可见他们死了也还是软骨头。死了骨头硬，算个雄鬼；在生骨头硬，才是条好汉子。你要学好艺，唱好戏，就要是条好汉子……”

“我记下了，师傅！”康芷林含着热泪向彭元子告别，刚出大门，扑面一阵风雪，彭元子急忙抓下自己头上的小帽，亲手给康芷林戴上：“遮风挡雪吧！”

从那个时候起，康芷林就戴起那顶小帽来。过不久，彭元子去世了，那顶小帽更成了康芷林生活中最珍贵的纪念品。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康芷林邀约“宴乐班”的杨素兰^①，“长乐班”的刘芷美^②，“翠华

① 杨素兰（1878—1926），字清泉，四川遂宁人，从名旦黄金凤学艺，年少得名，以演闺门旦见长，擅扮中年贵妇。一九〇二年左右，自组“宴乐班”，弟子很多。一九一二年率“宴乐班”参加“三庆会”，被公推为副会长。

② 刘芷美（1884—1921），四川雅安人，从名旦黄金凤学艺，能诗会画，结识名流，擅演闺秀、青衣，尤长“水墨旦”。后率“长乐班”参加“三庆会”，被公推为副会长，人称“肚皮先生”（知识丰富之意）。

班”的谭芸仙^①以及萧楷臣^②、周名超^③、刘世照^④、周辅臣^⑤、贾培之^⑥等一百八十余人，于一九一二年在成都组成川剧史上第一个由艺人自己经营的川剧团体——“三庆会”，取名寓意，用以庆祝三个班社和各路名家的团结合作。康芷林被公推为会长。在“三庆会”的成立大会上，他就是戴着那顶小帽，阐明“三庆会”的宗旨：“脱专压之习，集同业之力，精研艺事，改良戏曲。”^⑦

-
- ① 谭芸仙(?—1919)，字菊年，人称“猴婆”，四川成都人，长于舞蹈身段，以演《红梅阁·幽会放裴》中的李慧娘名著全川，是擅演“鬼狐旦”的名家，后率“翠华班”参加“三庆会”。
- ② 萧楷臣(1879—1950)，单名模，四川乐至人，擅演文武小生，人称“玉娃子”。一九三〇年康芷林逝世后，他继任“三庆会”会长。
- ③ 周名超(1859—1937)，满族，寄籍成都，出身老“庆华班”，初唱小生，后改生角，成名颇早。
- ④ 刘世照(1886—1923)，字梨生，四川成都人，父为清代参将。初投“春林班”刘小云习艺，后拜名旦杨素兰为师，善高腔，唱做俱佳，擅长演悲剧。
- ⑤ 周辅臣(1850—1929)，川昆“舒颐班”名净周浩然之子，生净兼长，早负盛名。
- ⑥ 贾培之(1881—1954)，四川温江人，少年工织蜀锦，喜票唱川戏，并在“灯影班”参加演出。一九一三年加入“进化社”，别署怒霆，正式下海，能生能净，自创一派，在川剧界影响颇大。秉性忠厚，为人正直。解放以后，曾任西南川剧院副院长。
- ⑦ 清光绪末年，川督赵尔巽嘱官绅在成都成立“戏曲改良公会”，以“改良戏曲，辅助教育”为宗旨，主办为劝业道周孝怀。康芷林沿用了“改良戏曲”这个说法。

为了造就青年演员，培养艺术人才，“三庆会”招了“升平堂”科生班，首先择优选录艺人子弟，萧楷臣任堂长，康芷林常常戴着那顶小帽去传经授艺。

旧社会暗无天日，艺人被侮辱、被损害的事经常发生。有一天，一个不同班的著名演员，拒绝了恶霸班主的无理要求，被吊起毒打，康芷林闻讯后，挺身而出，带领“三庆会”几个“招牌先生”，同往营救，他也是戴着那顶小帽迎着风险前去的。

一九二〇年农历二月十三日，是康芷林的五十寿辰，他的老朋友、川剧剧作家冉樵子^①写了一首长诗祝贺他，诗中写到那顶小帽：

一顶小帽斗风雪，
破领青衫过日月，
锦城丝管徒纷纷，
芷林高歌唱英杰。

① 冉樵子，又名梁樵，四川梁山人，曾改编、自编不少川剧剧本，如《文君夜奔》、《青梅配》、《花仙剑》、《刀笔误》（取材于《聊斋志异》张鸿渐的故事）等。他在编写《刀笔误》时，赠诗康芷林：“客中岁月谁与度，拈毫戏编刀笔误，请君为我一登台，代写胸中不平处。”后来演出，康在剧中扮张鸿渐。

一九六二年冬，出身于“升平堂”科班的著名演员白玉琼来重庆传艺，我们在缅怀康芷林的时候，他说：“我在‘升平堂’坐科，看到康先生戴着那顶小帽，出科以后看到他还是戴着那顶小帽。一顶小帽，破领青衫，康先生在旧社会奋斗了一辈子！他就是这么个气派：朴朴素素，勤勤恳恳，心窝儿正，腰杆子直，德高望重，苦心经营，执掌‘三庆会’，授艺启后人，才把我们这批演员带出来了！”

黄得跟杏儿一样

尹仲锡^①的剧作《离燕哀》，取材于明人李昌祺的小说《琼奴传》（见《剪灯余话》卷三）。“三庆会”于一九三〇年前后在成都、重庆演出此剧时，分幕次，布景片，在唱腔、表演和服装、化妆等方面，都作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和改进，演出轰动一时，影响颇大。康芷林是演出的组织者和

① 尹仲锡，曾任清代太守，弃官后寓成都，喜爱川剧，与康芷林过从甚密。尹不谙川剧高腔曲牌，大致按散曲写词。他的《离燕哀》写成后，康芷林为了尊重作者的词意，就词改曲，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但仍然发挥了川剧高腔的特点和风格，受到川剧界和观众的称赞。

设计者,并扮演剧中的男主角徐荇郎(小生);刘世照、筱群芳、周慕莲^①扮演女主角王琼奴(小旦),萧楷臣、唐广体^②、杨素兰、刘芷美、贾培之等,都相继参加了演出,阵容很整齐。

在“遇侠”一场戏中,有这样的情节:富室子弟刘汉老,为了霸占王琼奴,破坏徐荇郎和王琼奴的爱情,贿串官府,诬徐以罪,发配辽东充军;复又买通匪徒,在起解途中截杀徐荇郎,事为过路二侠士所知,忿感不平,遂定一计:一侠士穿着徐荇郎的罪衣,迫使解差押往前行,诱惑匪徒;徐荇郎则改穿侠士衣著,佩剑,骑马,与另一

① 周慕莲(1900—1961),字瑶卿,四川成都人。十三岁拜师陈明生(老艺人)学艺,专习旦行;一九二〇年复参康芷林为师,精研艺术。早在青年时期,就被广大川剧观众誉为“表情种子”。他一生刻苦学习,善于继承优秀传统,勇于革新创造,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的、各具性格的我国古代妇女的艺术形象,是当代杰出的川剧表演艺术家之一。他的表演风格,独树一帜,在川剧界影响很大,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演员,为川剧的发展作出了优异的贡献。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川剧院院长等职。

② 唐广体(1877—1936),四川绵阳人,著名丑角演员。他扮演《柴市节》中的留梦炎,《十娘投江》中的孙富,《刀笔误》中的梅媪(老旦),演来神形逼肖,独具一格。他的谈锋极健,有智有谋,在“三庆会”任“内外管事”(经理)。

侠士尾随于后。康芷林就在换衣、佩剑、骑马这些一般过场动作上，独出心裁，脱俗创新，设计出精彩的表演。

徐荇郎本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文弱书生，从来没有穿过侠士的衣著，更不要说佩剑、骑马了。康芷林的表演设计，正是紧紧抓住了人物的这个特殊点。他在穿戴时，一起手就“黄”了：拿着箭衣，不知从哪里穿起；插耳花，左插右插，插的都不是地方；提着佩剑当伞拿，只顾往身上背……这些表演，诱导了观众的注意，为他以下骑马的“黄式口”作了铺垫。只见他走近马旁（马是虚拟的），从马头看到马尾，觉得又高又大，可能是匹骏马，忘了当时的处境，竟自欣赏起来；侠士瞪了他一眼，使他十分尴尬，连忙打躬作揖。侠士示意，催他上马：“不怕，快上去，马咬不到你。”他不敢上马，也不知道怎样上马，连说几个“请！请！请！”侠士见他这般举动，笑了笑，几乎是将他抱上马背的。他上马之后，马不走，他举起鞭子就打马头（催马前行应该打马屁股，这一打又“黄”了），马便嘶吼暴跳起来，可把这位“黄骑士”吓坏了，他死死抱着马颈子，连呼“救命！”及至侠士稳了惊马，教他如何骑马，如

何挥鞭，如何催马前行，他心中似乎明白，但动作仍是“黄”的：骑在马上，时俯时仰，战战兢兢地（走“刹步”）紧握马鞭而去……

康芷林巧妙地将生活的真实艺术化，通过优美的舞蹈，鲜明而又生动地表现了徐荅郎的身份、经历和性格，受到同行和观众的赞誉。当时扮演侠士之一的名丑唐广体很幽默地对他说：“康师兄，你黄得跟杏儿一样了！”康芷林笑着答道：“我黄得跟毛桃儿一样，那就该挨板子罗！”

为什么非要“黄得跟杏儿一样”呢？重视生活根据而又讲究艺术表现的康芷林，有自己独到的体验与见解：“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演戏也有一套规格。行头怎么穿？剑该怎么佩？马该怎么骑？你晓得，我晓得，徐荅郎不晓得。违反了规格，当然不对；但死守规格，戏就演不活了。徐荅郎没有穿过箭衣，没有佩过剑，也没有骑过马，他怎么能不‘黄’呢？演戏本来是忌‘黄’的，但剧中人需要，你就该‘黄’。‘黄’在规格之中，妙在规格之外，这才见功夫。有规格必有变化，有变化方能脱窠臼。因为这是徐荅郎，不是别人，所以要‘黄得跟杏儿一样’——不但‘黄’，而

且还要带点酸味儿哩！”

艺事艰难贵进取

康芷林初演《评雪辨踪》中的吕蒙正，并不是很成功的。如果说，没有生活经验就没有艺术创造，那么，正是生活打开了康芷林的眼界，提高了他对吕蒙正所处社会环境及其内心世界的认识，帮助他正确掌握了审美观点和再现这一艺术形象的主要特征，后来才在观众中赢得了“活蒙正”的赞誉。这其中，有艺术家精心创艺的艰辛和敢于冲破陈规束缚的勇气，有艺术家独到而正确的见解和尊重观众的风格，也是艺术家的思想和艺术修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评雪辨踪》是川剧传统剧目《彩楼记》中的一折戏，经常单独演出，以细致刻划人物性格见长，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喜剧色彩，富有情趣的性格化的艺术语言加强了人物形象的感染力^①。故事单纯而情节丰富：穷秀才吕蒙正，冒着风雪严寒，前往木兰寺赶斋，受到寺僧的奚

① 吕蒙正赶斋落空，回到寒窑的一段戏，康芷林留下的演出本上是这样：“（觉冷）天呀天！你吹风就不要下

落，饥寒交迫，忿忿而归；行至寒窑门外，发现雪地上有男踪女迹，遂疑其妻刘翠屏与人有私；回到窑中，不便明言，乃借题发挥，冷嘲热讽。“心宁志坚”的刘翠屏，有意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故不说明在他赶斋之时，母亲差院子、丫环前来送米送银，致使吕蒙正疑惑难解，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闹出了不少发自人物性格的有趣的笑话。其后，刘翠屏讲清了男踪女迹的由来，善意地批评了吕蒙正，夫妻和好如初。

这折戏，从吕蒙正、刘翠屏不同的性格出发

雪，既下雪又何必吹风？（看着拾来的柴枝）我在路上还捡有芦柴，不免将它引起来烤一烤。（取火媒，边吹边讲）唐七、唐八这两个秃驴真是可恶，今天我去赶斋，他将字头改了，先吃饭，后鸣钟，使我去时落了空。（想）有朝吕老爷高中归来，哼，你才认得我呐！（吹火不燃）哎，慢道小人欺，就是吹火都要德。吹不燃我就不烤！（气愤地将芦柴丢弃地上）真是令人有些晦气！（看地上）咳，凑巧啦，我将芦柴抛了下去，竟自架成一个十字，倒引动我吕老爷的诗兴来了。十字！好，就以十字为题。（想）十度投斋九度空……哎，开口投斋，闭口投斋，难道说我离了木兰寺就活不成了吗？嗯，改一个。（想）十叩朱门九不开，满头瑞雪转归来，素手难解饥和冻，愁容相对实可哀……哀，哀字不好，愁容相对实难挨……哀，挨……（腹中饥饿）哎哟，我肚皮都没有吃饱，还闹啥子字眼啊！”

而展开的戏剧冲突，不仅层层深入，跌宕有致，隽语如珠，妙趣横生，而且始终着力于人物个性的刻画而不落俗套。它既深刻地表现了刘翠屏对待爱情坚贞不移的高尚情怀，又相当辛辣地描绘了吕蒙正恃才自负，主观片面，敏感多疑，往往用脱离实际的幻想来自找安慰的可爱又可笑的性格特点。剧中这一对夫妻，称得上是两个各具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

但是，传统剧目《评雪辨踪》中也夹杂有封建性的糟粕，特别是在吕蒙正舞台形象的塑造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貌特征，都受到一定的歪曲。例如吕蒙正的出场：头戴花子巾，赤脚穿双烂草鞋，身着一件破烂青衫，腰间系根草绳子；满面垢容，弓背耸肩，手揉肚皮，以示饥饿，浑身发抖，犹如筛糠；帽沿下插着一支秃笔，手里拿着一根打狗棍；更有甚者，有的“中飞洋”的演员，还吊着两股“龙去水”（鼻涕）……完全是一副穷途末路的“二流子”的嘴脸。正如有的观众所批评的那样：刘翠屏果真钟情于这样一个“滚滥龙”的角色，实在不可思议。康芷林的表演，虽在某些方面净化了舞台形象，基本上保持了一个正直的落魄书生的面貌，但在人物性格